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N.4/1989/63
2 February 1989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10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1989年2月1日阿根廷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
致人权中心的普通照会转交阿根廷总统的两次讲话和
第32/89号及第83/89号法令全文

阿根廷共和国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人权中心致意，并请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致敬，在此，阿根廷代表团要求将所附案文作为核定议程项目10下的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

附件一

1988年12月21日共和国总统劳尔·
阿方辛先生在议会所作讲话全文

几天前，我们几十年来第一次庆祝了政府成立五周年，这个政府的主要职责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重建共和国，并为后代确保代议和联邦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一天，即12月10日，本应是欣喜和象征新希望的一天，然而阿根廷却陷入焦虑之中，因为国家命运又一次遭到了威胁。面对这一威胁，共和国总统有责任通过人民代表向人民解释我们所处危机的严重性。

只有说真话才能使人民通过投票给予民主政府的权力合法化，而认真负责地行使这一权力才能消除疑虑和困惑。这些疑虑和困惑可能使阿根廷人之间再次产生对立，从而使全体人民及政府为确保和谐相处而作的和将作的牺牲徒劳无益。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不重新思考，任由混乱把我们引向曾使国家长期处于落后和痛苦之中的盲目对抗，后果就十分严重了。

虽然最近的暴乱已经停止，但忧虑和问题仍然存在。在我们看来，局势甚至更危险了，因为混乱更严重了。

共和国总统曾多次呼吁思想和讨论应在自由的氛围内进行。这才是合乎道德的民主政治的本质、共存是任何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但不同观点共存的制度不能与导致毁灭和死亡的顽固对立混为一谈，这种对立目前正有可能在平民和军队之间造成分裂。共和国总统是所有阿根廷人的总统，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忠于谁，不论他们在民主体制内为何种理想而合法奋斗，也不论他们是否身穿军服。

我经常提到向民主过渡会遇到许多困难，而领导这一过渡是我的职责。我也不时强调政治过渡的各种问题。

我经常提到——事实上最近还提到——经济过渡的巨大风险，但没有经济过渡，政治过渡取得的成功就不牢靠，有可能使全体人民通过成熟和参与而取得的成就付诸流水。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军事过渡，法律意识的逐渐丧失是衰落的主要原因。

多年来，阿根廷人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漠视法律，或明或暗地诉诸暴力，企图在法律秩序之外追求派系利益。

将这一态度归罪于某一类人而使其他人逃避责任的做法是荒唐的。

即使发生政变，军方应负行动责任，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非军方在思想酝酿方面显然应负的责任。

刚才曾提到，政变总是反映出社会丧失了法律意识，而不仅仅是军方丧失了法律意识。发生政变的倾向只有通过社会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才能克服。

卑鄙无耻、滥用权力、极权主义、压制少数，以政变形式采取直接行动等专横作风，都是或明或暗诉诸暴力的总风气的组成部分，形成了动荡不安的文化基础，其范围实际上遍及整个阿根廷社会，成为恐怖主义滋长的内因。

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推倒这一文化基础，或更有甚者，在这一文化基础上打击恐怖主义，是徒劳无益的。这或许能暂时制止恐怖主义，但恐怖主义重新抬头的条件却依然如故。

因此，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要取得成果，我们自己——所有阿根廷人——就必须进行自我斗争，整个阿根廷社会就必须同文化衰落的根源进行斗争。

允许其他非法行为继续存在，是无法战胜恐怖主义的。除非一概杜绝，否则，恐怖主义仍将潜伏在我们中间。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为了防止恐怖主义而要求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行为方式或做法。这样做只能给恐怖主义的重新产生提供条件。

应采取的办法恰恰相反：应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新，养成对和谐相处准则的普遍尊重，以保障公民权利，扩大宽容，保护公众自由，使阿根廷社会免于恐惧。唯一能取代无法无天文化的就是民主文化。如果在民主的基础上为促进民主而打击恐怖主义，不需采取极端行动就可以确保胜利，因为这时面对的恐怖主义是虚弱的、孤立的、没有生气的、缺少一种能使其找到存在理由和加强其招募能力的无法无天的文化氛围。

最近几年阿根廷社会中许多人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认为牺牲民主可以为

打击恐怖主义祸害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这一做法得到的是恐怖主义改变其特点，而对于这种蔑视生命的残酷暴行延伸到其他领域的现象，有人却声称要用恐怖主义加以克服。

由国家采取直接行动来替代恐怖主义的直接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本身和主管官员之中照搬、模仿、吸收和消化其声称希望消灭的暴力手段和文化。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将使斗争成为毫无意义。

因此，要加强内部安全，这里指的是免于暴力、恐惧、滥用权力、专断独行的安全，唯一的可靠办法就是在国家内部体制秩序和阿根廷人民的思想中充分建立民主守法的意识。但如果在评价过去的时候忽视法律意识，则所建立的法律意识就不能生根，也就不能顺利地开花结果。

我们十分清楚，有人把正义和复仇混为一谈，在仍是支离破碎的阿根廷社会中，分裂的力量正在活动，辩称真正的凶手不是受审判的人，而是国家的武装部队。我要明确指出，这样做的人正在削弱国家的各个机构，甚至在削弱总统这一职位，因为根据宪法，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我们所说的武装部队，在其正式创立以前，就于1806年8月展示了保护南美洲免受英国侵略的能力——这支军队跨出新生独立国家的边界，一心为了确保兄弟民族的自由而别无他求，因而在其战士从智利和秘鲁战役回来以后，受到了整个拉丁美洲人民的感激。

但是，如果这一永远也不会得势的倾向在平民社会中越演越烈，那么，天知道出于什么荒唐思想，天知道着了什么魔，我们的武装部队中也会出现同样捣乱的人，而这将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们不能留在我们中间。我们必须消除他们这种破坏性和毒害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1816年7月9日以来的这许多年，充满了对抗和不幸，光明和阴影，欢乐和悲伤，但武装部队梦寐以求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手段仍然是《独立法案》中宣示的：“殚精竭虑、真心诚意地实现具有神圣正义秩序的自由”。

任何进一步的歪曲必须加以制止。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进入了危机。种种政治、经济和组织因素引起了无视宪

法规定、无视国家体制的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这种趋势发生在一个增长逐渐减退而衰落日益加剧的国家，也是自然的。

自然，武装部队不会不受影响。武装部队的职责是捍卫合法国家不受外侮，但有人企图将这一武装部队转变为非法势力的武装力量，用于与保卫祖国无多大关联或根本不相干的目的。

不但经济受到破坏，国家也受到破坏，更严重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受到了破坏。如果国家机构丧失了力量，不能行使其职责，武装部队就不能成为国家机构的正常组成部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也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客观地再现已发生事件的关系和意义。

我们都知道以往那段动乱和腐败的历史时期，那股要推翻宪法、实行专制的势力来自阿根廷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一个不前进反而后退的国家里，所有国家机构都会一蹶不振。

武装部队成员，非但不保卫国家体制，反而变为国家的领导人和管理者，这是同武装部队应起的作用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一个文明、现代和复杂的国家里，即使一名军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也必须转业为政治家，而不再是武装部队的一员。

但就整个军队而言，弃军从政当然不可。

我们能够，也将成为一个现代、进步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武装部队也应发挥现代的、创造性的作用。他们再也不能成为非法滥用权力的工具；反之，武装部队将成为国家的完整机构，由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自愿以自己的生命保卫所有人的生命。要如此献身，就必须有值得这样做的理由，即为了保卫一个自由民主和不断成长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才值得每一名武装部队成员去保卫。怎么能要求一个人为了横行不义、专制独裁、贫穷落后去冒生命危险呢？

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这要高的多。它是我们文明的最高价值，只能为了合乎生命尊严的社会价值和利益才可牺牲个人生命。

伟大而古老的西欧各国就是这样，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为数相当多的同胞就来自这些国家。

宪法、国土、进步、家园、发展和社会团结，这些是将捍卫神圣祖国引为自己光荣任务的军队所高举的基本价值。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武装部队同样有机会感到自豪，把过去那段使所有阿根廷人、包括武装部队成员无法堂堂正正生活的专制腐败时代彻底埋葬在历史之中。

与每一个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应当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的现代化武装部队是依宪法和法律建立的。

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武装部队的存在、职责及意义。如果宪法不受到尊重，如果法律只具有相对价值，如果权力分立原则和领导人须具有全民代表性原则受到破坏，武装部队就不再是国家的武装力量。

他们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他们可能怂恿破坏，也可能协力恢复安定，但在实际上，他们只是作为独立的武装公民群体而行动。

宪法英明地规定，共和国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因而确立武装部队完全属于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没有依宪法规定选出共和国总统时，武装部队就没有首脑，也就自动丧失了一个国家机构的特性。

因此，为了坚定不移地捍卫宪法，武装部队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职责的正义性和社会性，捍卫自己作为社会一个合法组成部分而履行其特定使命的作用。

我们经历的多灾多难的历史是漫长而悲惨的：国民分裂，领导无能而缺乏勇气，一些掌握共和国一部分基本领导权的人有时不负责任，以阿根廷人永远不应接受的方式行使这一权力。法律和制度得不到尊重，国家的价值标准也遭到破坏。

我们不得不说这一严重的道德危机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每一个人都应负不同程度的责任。

那些为贪小利而诉诸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摧毁人民意志、破坏体制的人有这种道德危机。

那些默然接受武力和暴力的人有这种道德危机。

那些把仇恨和恐怖当作政治斗争武器，严重地沾污了理想价值并使年青人付出鲜血的人有这种道德危机。用同样方法与之作斗争的人也有这种道德危机。

我们阿根廷人已经对这一恶梦说“我们受够了”。我们已经本着正义、开明和真理结束了我国历史上不幸的一章。

现在应向每一个阿根廷人的良心发出呼吁，认真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及道德净化，而不论自己当年面对那种悲惨状况时持什么立场。

清除废墟之后，我们正在为现代阿根廷奠定基础。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就得重建负有特定任务并在社会中具有最终确定地位的武装部队。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为了国家走上发展和自由道路的新蓝图，舍此别无他途。只有团结一致采取有效坚定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一未来。

我们这一代遭受过暴力打击的人及各界领导人有责任致力于建设新的国家，重新高举立国的原则。

我们有责任对年青一代的要求作出满意的回答，他们渴望正义，拒绝接受模棱两可的答复和搪塞。我们看到他们坚定不移地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决心一举从我们的历史中消除一切无谓的冲突及专制行为，消除蛮横无理、盲目驯从、控制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做法。他们见过父辈们争斗，他们从不幸的国家继承到的是一长串错误、半途而废的计划和破灭的希望。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任由他们经历仇恨和恐怖，从而助长了好斗和暴力行为。

阿根廷从未遭受到如此多的不幸。

从未有过那么多阿根廷人灰心颓丧，舍弃或践踏一个力求新生的阿根廷的体制，而屈从于命运。

从来也没有比今天这样更有必要承认真相，承认错误，摒弃我们应永远避免的形式和程序。

现在再也无法容忍那段过去了。

现在我们已永远废除了颠覆我们体制秩序的专制主义和独断作风；我们已恢复

共和与民主宪政，这才是个人及机构得以兴旺和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唯一体制。

我刚才说过，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绝不可以抬出军事过渡来讨论武装部队的尊严和荣誉或军民之间争夺权力的问题。武装部队的荣誉用不着讨论。

在民主国家，任何人任何时候出于任何原因偏离了法律，显然要由法院来评断其行为，确定其后果，并裁定其名誉和荣誉应受到何种影响。这是司法部门的职责，这一职责很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行政部门有义务不干涉国家其它权力机关的职责。

显然，今天这些问题是同反恐怖主义斗争的不同解释所引起的仍未治愈的创伤有关的。对于1970年代的一些恐怖主义团体企图通过武力和恐怖行为强制推行受到大多数人民厌恶的意识形态而犯下的残酷已极、骇人听闻的罪行，政府自始就明确予以谴责，说出了社会的心声。

我们呼吁为作出了牺牲的武装部队和保安部队辩白时，我们说出了政府和大多数阿根廷人民的心声。政府和人民都不能容忍的是为国家恐怖主义辩护。为国家恐怖主义辩护就是同民主政府赖以合法化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些原则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在法律和正当程序之外使用强制行为，并防止任何人的人权因任何指称目的而受到污损或侵害。

我代表社会强调这一信念，并不是为了复仇，而只是想郑重指出社会上没有任何阶层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我们的行动无论有多么正当，都必须受到人格尊严的严格限制。

在最近几十年的动荡的历史中，企图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的事已发生了多次。现在我要问阿根廷武装部队中合理地盼望拥有自尊并受到他人尊重的大多数成员：“凭借武力能获得何种尊重？”

正因为我们熟知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国家一旦屈服就会一败涂地，所以今天的社会不会因恐惧或仇恨而动摇其支持正义的决心。它不会屈服于威胁而改变其信念，也不会让那些为了捣乱或出于愤怒而企图制造集体沮丧气氛的人得逞。

破坏秩序和维护秩序的界线不能混淆。宪法的武装部队同叛乱分子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完全服从法律。

与社会其他分子一样，武装部队也不得不面对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国家行政

机关极为关注的问题，但只能通过现有的措施予以解决。

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所提要求的根据如何，社会每一阶层提出要求的程度必须符合民主制度的基本规则。以公平为理由而蛮横地把要求强加于人，其荒唐不亚于认为政府在面对这种态度时还愿意进行谈判。

武装部队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必然要出现的一个问题。军事过渡是大家的职责。

军方领导有责任在武装部队内部作出必要的调整，而政治领导有责任让军队重新永久纳入社会的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武装部队永远保持当年那种作为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独立的缔造者的圣马丁将军的精神。

也许现在还不宜对过去十年中使军民双方陷入悲苦与不和的事件作出最后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具有足够的洞察力后，才能确定这些事件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与此同时，必须公认正义是所有阿根廷人必须服膺的德行，不论其是否身穿军装，也不论其是否担任政治职务。

我就是要这样行使阿根廷人民赋予我的职责的，我曾向人民明确许诺要加强国内和平。

只有全体公民无分阶层都坚定不移地尊重法律、互相宽容和始终遵守政治道德，阿根廷人才能在12月10日这一天——几十年来政府第一次按宪法的规定举行交接时说我们希望留给子孙们什么，并说我们从一些企图使共和国陷入瓦解的糊涂蛮横的人手中挽救了共和国。因为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允许他们阻挡我们，就会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因而不仅危及我们的未来，也危及我们子孙的未来。

虽然我们在军事过渡中取得了进展，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种在过去曾使我们陷入专制主义混乱的思想，那种经常评说“民主混乱”的思想，那些在遭到人民摒弃时总是想利用武装部队夺取权力的人，现在又企图故技重施。他们很强大。他们尽情利用新闻媒介，花言巧语，不择手段。如果原教旨主义这条路行得通，就走这条路！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阶段。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让民主进一步巩固。

因此，即使威胁减退了，现在还应该继续保持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在关键时

刻为维护民主而达成的非凡共识。我还要吁请反对党遵守这一共识，以免发生混乱而把大家推向无理性的对抗。这种对抗曾使我们的国家长期陷于停滞和痛苦。

我觉得我有责任向所有政党，包括我自己的政党，郑重呼吁：面对这一国内局势，出于捍卫自由的共同需要，千万不可陷于对抗。我相信，我们的未来系于各方对这一号召的反应。要自由还是要奴役，要发展还是要停滞。要正义还是要苟且贪生。在国际上要赢得尊敬还是要孤立。

真正的文明社会必须随时准备捍卫民主，也就是说捍卫尊严本身。

总会有人要利用这一危机，兴风作浪，造谣生事，企图削弱或摧毁人民的意志。他们是想利用阿根廷的痛苦来谋取权力。这些乘人之危者应负的责任绝不亚于叛乱者。他们企图使我们泄气，使我们陷于绝望。

有人想削弱我们的意志时，必须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时候以及其它时候，受损害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形象。全民对社会体制以及民主的信心也会受到损害。

我曾在1985年武装部队的宴会上说，我们必须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怀着神圣的正义感一起重建社会，实现所有阿根廷人的永久和解。

极其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共同认识到：社会本身正在深刻悔悟和自我反省，正在吸取过去的经验，下决心谨慎而大胆地、充满信心地以坚定的步伐面对未来。

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意味着对永远不想再次充当炮灰的青年人的希望作出庄严而公正的反应，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削弱青年人的意志，或使他们走上怀疑沮丧的道路。

这也意味着把勇气、生命和人民和谐共处放在最高地位，意味着全体社会将法律和道德责任铭记在心，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阶层都必须自我忏悔。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着手创造未来。我们再也不要暴力，再也不允许任何人不顾法律而妄自行动。在今天的阿根廷社会中，决不可再唯我独尊和互不相容。

我们不折不扣地正在努力导引一个团结的民族，恢复自己的尊严。

希望上帝激励我们完成任务。

附件二

共和国总统劳尔·阿方辛先生在第3步兵团 事件后的讲话(1989年1月24日)

命运又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一个在我看来是现政府所曾面临的最严峻、最具有决定性的挑战。我们正受到与极左派有关联的不法分子的武装侵犯。这些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一经法院授权，即可揭露其朋党关系。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7名士兵和1名警察丧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38名士兵和19名警察以及6名联邦警察受伤。28名袭击者丧命，废墟中可能还有更多的尸体。14名已由司法部收押。

叛乱分子妄为的证据是军队缴获的传单。我今天上午得知了这一事件。今天中午我去了拉塔夫拉达。在那儿看到的是骇人的一幕：这是一场恶梦，尽是死亡、残暴和野蛮。

每走一步，就可以看到暴行程度的具体证据，遭受侵犯的不仅仅是一个团，而是所有阿根廷人。但同时，我们也听闻了越来越多的勇敢事迹，这些英勇行为值得全国人民感念不忘。

我们能够镇压住这次颠覆行动，是因为有人甘愿战斗、决心战斗。对他们我要说，这也是我的战斗。他人在冒生命危险之时，这儿谁也不会视而不见。这也是我的战斗，我要将它进行到底，直至社会不再会受到这种侵犯。战斗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要发挥法律的全部威力，并以全民作为后盾。我们不会忘记今天所看到的情景。我也请你们不要忘记今天有许多家庭处于哀伤之中。让我们感念着他们。

一些阿根廷人献出了生命，使其他阿根廷人得以保有自由，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与和谐共处。或许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更多的人得为阿根廷献出生命，但愿上帝证明我的这一预言是错误的。

所以，必须让所有人笃信：我们是决不会示弱的。如果有人认为民主是一种无法自卫的制度，他们将发现他们是何等错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法治

的限度内打击颠覆行动。这是现政府最后的一大考验，而我们决不会失败。

社会再也不会容忍任何一方的暴力，社会知道，如果不打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我们会冒最大的危险。一个多月以前，为了巩固民主，我们曾迈出了具有关键性的另一步，当时我在国家议会上说：“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要取得成果，就必须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进行斗争，由整个阿根廷社会对自身文化堕落的根源进行斗争。不触及其他无法无天的行为，就不能战胜恐怖主义。必须同时消灭所有非法行为，否则恐怖主义就会继续潜伏在我们中间。”这些话在今天仍然适用。

我知道，出于对这些价值的尊重，大家面对这一新情况一定愿意组成联合阵线，这一点已在前几个小时里得到证明。武装部队、保安部队、企业家、工会和政党都准备捍卫自由与共处。

加强民主和国家体制的进程再一次得到了巩固。尽管所有阿根廷人都明显反对把暴力当作政治斗争工具，但仍有人不肯放弃这种狂妄自大、荒唐残暴的行为，而现在，对于这种血腥的暴行，民主已不再姑息了。

民主得到了加强，但代价很高。为了表明阿根廷人捍卫自由、宽容和宪法的决心，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我们怀着痛苦与悲伤向这些牺牲小我生命换取大我和平的烈士致敬。我们对死亡贩子的残忍血腥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但同时又为军队健儿的又一次英勇表现及其捍卫独立从而维护人民主权的坚定决心感到骄傲。

作为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指挥，我对英勇摧毁这次犯罪行动的所有指战员表示嘉勉。我还要对保安部队、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警察部队表示感激，并代表所有阿根廷人对烈士遗族表示慰问。

为了纪念烈士，分担他们亲属的悲伤并向上帝祈祷，我向阿根廷国民提议，将下星期日定为国哀日，以反省和思量落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这无疑是为民主和自由献身的人表示尊敬的最好方法。

由于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项挑战，更是本届政府的一项责任，我想借此机会宣布，明天将发布两项法令，以创造我们所寻求的最合适的环境和行动手段，击退这次进犯。

首先，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主要目的如下：就镇压颠覆的战略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统筹保安活动，以确保发挥最大效力；组织实战情报工作；并与各省政府协调行动。

其次，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十分严重和复杂，其影响可能波及整个国家为确保展开有效调查，有必要将调查工作交由一个部门负总责。因此，我决定请国家总检察长发布必要命令，以确保政府检察官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我已命令全国各政府部门尽力协助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与敌人壁垒分明。这一点无可置疑。我们一贯提倡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武装颠覆面前软弱无力。我们毫不退让的决心也不应与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混为一谈。那些攻击共和国体制的人又一次选择了蛮横跋武的办法。他们伤害了我们的军队，损害了我们的国家。

拥有主权的共和国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击败他们。我们又一次遭到暴力的挑战，我们将全力迎接这一挑战。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世界和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我们的民主不是软弱无力的，共和国及其机构能够作出适当的反应。

附件三

第82/89和第83/89号法令全文

第82/89号法令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9年1月25日

鉴于：

占领阿根廷陆军“马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第三步兵团基地的企图是对法律和秩序的严重违反，并暴露了一项破坏体制和阿根廷人和谐共处的暴力恐怖主义计划的存在。

暴力是民主的天然敌人，因为它企图用武力来替代人民的主权意志，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用心断非其表面上的说辞所能掩盖。

民主在阿根廷的日益巩固迫使暴力组织陷入不能自拔的孤立，使得它们益发绝望，不择手段。

当局必须对此类事件作出迅速有力的反击，根据有关保护宪法秩序和民主生活的第23.077号法令对这些事件展开调查，从而襄助有关司法机构的工作。

为了使调查工作具有必要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有必要请国家总检察长出面主持，因为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可能波及全国各个地区和辖区。

因此，务请全国各个部门和机构向检察署提供一切可能的支助，以澄清这一从体制角度看极其复杂和严重的事件。

本法令是根据国家宪法第86条第1款授予的权力颁布的。

据此，

阿根廷总统

命令

第 1 条. 请国家总检察长发布必要指令，对本法令导言段落中提到的事件展开迅速而有效的调查。

第 2 条. 全国各政府部门应向检察署提供可能要求其提供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支助以及可能有助于迅速澄清事件的任何其他资料。

第 3 条. (例行规定)。

第83/89号法令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9年1月25日

鉴于国家宪法第86条第1, 第15, 第17和第20款规定, 并
鉴于:

1月23日和24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严重事件给全国国民的生命和自由造成了不容置疑的危险。

因此, 共和国总统不得不充分行使国家宪法赋予他的权力, 以实现维护宪法的目标, 即: 实现国家团结, 维持正义, 确保国内和平, 保护社会全体, 增进大众福利, 保证所有阿根廷居民得享自由果实。

为行使此一宪法权力, 共和国总统必须作出决定, 有效防止、控制并遏抑上述事件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并在现行立法范围内竭力劝阻此类事件重演。

在不损害第82/89号法令关于采取必要措施尽快调查并澄清上述事件的规定的情况下, 必须作出安排, 适当协调各部门所作的决定。

外国与已发生的严重事件有关系的可能性不应排除。

有必要回顾1987年12月由12个政党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曾宣布“法治国家的政治及法律性质使合法当局有权利利用一切现有的人力物力巩固国内和平, 捍卫全体居民的生命、荣誉和传统。

为确保妥善利用现有资源并保证有效推行一切可能必要的措施, 共和国总统在作决策时有必要听取政府各部门的适当咨询意见。

据此,

阿根廷总统

命令

第 1 条. 在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内设立安全委员会。

第 2 条. 上条所述委员会应由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情报事务国务秘书及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和总参谋部各参谋长组成。

委员会应由共和国总统主持，并由他任命其秘书。

第 3 条. 委员会的宗旨是就共和国总统提交委员会审议的关于采取措施防止任何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危害全国居民的安全、生命、财产或自由或危害国家体制及传统的问题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并向联邦司法部门提供与调查及审理这些行为有关的任何资料，尤其是就以下问题向共和国总统提出咨询意见：

- (a) 打击颠覆活动的战略。
- (b) 协调保安工作，以发挥最大效力。
- (c) 协调实战情报活动。
- (d) 协调各省政府的活动。

第 4 条. 共和国总统可邀请国家总检察长参加安全委员会。

第 5 条. 共和国总统可就总统认为其知识或专长对特定问题有所助益的其他当局或个人的参加与否作出决定。此外，他可召集安全委员会非全体会议，并应决定哪些成员参加会议。

第 6 条。 共和国总统应将作为紧急事项审议的问题通知议会，并应酌情指定一名部长负责确保协调。

第 7 条。 (例行规定)。

XX XX XX XX XX